

加州的群山

约翰 ● 巴勒斯 著



吉林人民出版社



加州的群山

约翰·巴勒斯 著

马永波 王雪玲 译

吉林人民出版社

总 序

二十世纪下半叶，尤其是后二十年来，美国文坛上兴起了一种新的文学流派——生态文学，它以描写自然为主题，以探索人与自然的关系为内容，展现出一道亮丽的自然与心灵的风景，有美国文学史上的“新文艺复兴”之称。它已经成为美国文学的主要流派，堪称美国文学中最令人激动的领域。

现代社会对自然造成的人为破坏，已经成为举世关注的问题，人类所面临的是核战争的威胁、慢性辐射的毒害、化学或生物战争、世界人口的可怕增长、全球变暖、臭氧层的破坏、酸雨加剧、热带雨林的过度砍伐、表层土壤和地表水的急剧丧失、过度捕捞和海洋污染、垃圾泛滥、植物和动物不断增快的灭绝速度……

在此背景下，“生态”已成为二十一世纪的核心话题。在现

代文明世界里，与日益严重的生态危机相伴的则是信仰缺失、欲望泛滥、自我原子化、生存意义平面化等人类精神方面的危机。自然生态的危机和人的精神生态的危机密不可分，人怎么对待自然，就怎么对待社会 and 他人。仅仅通过生态科学发展提高环保技术、完善环保政策还不足以从根本上解决人和自然的矛盾，关键是要通过思维方式和文化意识的变革来培育一种新的生活世界观和生态文化。因此，对自然的歌颂与描写、对保持我们脚下一片净土的向往与追求，已经跨越了国界，具有一种普遍意义。

首先，生态文学注重的是生态系统的整体观，自然不再仅仅是人类展示自身的舞台背景，而是直接成为写作的主要对象。以这种生态整体观作为指导去考察人与自然的关系，势必决定了人类所有与自然有关的思想、态度和行为的判断标准不再是从人类中心主义出发、以人类利益为价值判断的终极尺度。它关注的是有利于生态系统的整体和谐、稳定和持续性的自然存在。人是自然的一部分，只有将自然生态的整体利益作为根本前提和最高价值，才有可能真正认识到生态破坏与危机对人类造成的灾难性后果。只有确保了整个自然的再生性存在，才能确保人类健康安全的持续生存。

其次，在考察自然在物质与精神两方面对人的影响，人类在自然界中的地位，人对自然的赞美，人与自然重建和谐关系等方面时，生态文学重视的是人对自然的责任与义务，热切地呼吁保护自然万物和维护生态平衡，热情地赞美为生态整体利益而遏制

人类不断膨胀的自我欲望，尤其是要反思和批判人对自然的征服、控制、改造、掠夺和摧残等等工具化对待自然的态度。生态文学探寻的是导致生态灾难的社会原因，文化是如何决定人对待自然的态度与方式，社会文化因素的合力是如何影响地球生态的。这就要求从传统的人类中心主义向生物中心主义过渡，承认万物有其不依赖于人的标准的“内在价值”。人类与其它生命一样，只是地球生命团体中的成员。所有物种都是互相依赖的系统的一部分。所有生物都以自己的方式追寻自身生命的完善。人类并非天生就高于其它生命。

在全球性生态危机之中，探索自然与人的关系，唤醒人的生态意识，已成为文学的一个不可或缺的主要功能。生态文学的出现从根本上改变了文学的定义，作家必须以全新的位置意识和生存方式呈现人与世界，与此同时，文学所要呈现的对象，则从人类社会延伸向整个世界与宇宙，文学关注的将不仅仅是人类的利益，而是整个生态圈的利益，并从是否对这个生态整体的利益有所贡献来确立文学品质的标准。文学在升华为守护家园的事业以后，文学家的使命也必然发生根本性的变化。他不应再像主体性文学时代的文学家那样简单地讴歌人的力量、描述以人为中心的世界、表现人对世界的征服，而应超越人类中心主义的狭隘视野，反映和推动人们守护家园的事业。

作为一个文学流派，生态文学的源头是英国博物学家和作家吉尔伯特·怀特的《塞尔朋自然史》。美国作家亨利·梭罗、约

翰·巴勒斯、约翰·缪尔、玛丽·奥斯汀、阿尔多·利奥波德、雷切尔·卡森等继承了这一传统，使之延伸到了美国。生态文学之引人注目，不单是因为万物关联的深刻思想，对当下人类困境的触及与揭示，更在于它形式上的新颖和独特，它主要以散文、日记等形式出现。其最典型的表达方式是以第一人称为主，以写实的方式来描述作者由钢筋水泥的文明世界走进荒野冰川的自然环境时那种身心双重的朝圣与历险，是将个人体验与对自然的观察融合无间的结果。

生态文学也有其自身的发展历史，它从开始时偏重科学考察的纯粹自然史，逐渐过渡到将文学的诗意与科学的精确结合起来；由早期的以探索自然与个人的思想行为关系为主的自然散记，发展到当代主张人类与自然共生共存的生态文学。

生态文学促使人们去理解文化对自然的影响，把人与自然的生态关联视为社会和文化问题的深层内涵和动因，并从自然生态寻求走出生存困境的深刻智慧。因此，阅读生态文学作品，我们不应将它们看做游山玩水的休闲读物，而应看做人类为摆脱生存困境、寻求精神健康的朝圣记录。

本丛书选译的三位作家均为美国生态文学名家，他们的著作已经成为世界文学中的经典，收录的他们的作品多为国内首译，具有填补空白的重大意义。

主编 马永波

二〇一二年三月

目 录

内华达山脉	001
冰川	014
积雪	026
雪旗	031
高山近景	036
山口	056
冰川湖泊	074
冰川草场	094
森林	106
道格拉斯松鼠	162
森林风暴	175
河水泛滥	185

内华达山的雷暴雨	195
乌鸫	199
野 绵 羊	215
内华达山麓小丘	231
蜜蜂园	241

内华达山脉

在加利福尼亚州境内，无论你走到哪里，总能见到壮丽、迷人的山脉景色。加州地貌总体轮廓非常简单，其主要部分是一个山谷，两侧是两列走势和高度上非常规则的山脉：西侧的海岸山脉和东部的锯齿状内华达山脉，它们在南北两端完全闭合，形成一个长四百多英里、宽三十五到六十英里的巨大盆地，这就是著名的加州中央大盆地，整个水系只有金门这一个出海口。虽然地貌的总体特征非常简单，但是却存在着很多复杂的细节。海岸山脉高达两千到八千英尺，形成临海的巨大绿色屏障，由无数丛林覆盖的山嘴、山脊和起伏的小山构成，这些小山中又包括有数不尽的小山谷，有一些树木茂密俯瞰着大海，另一些树木稀少的则通向中央山谷，还有其它上千个小山谷隐没在柔和的弯眉状的小山中间，每一个都拥有各自独特的气候、土壤和物产。

在晴朗的春天，穿过迷宫一样的海岸山脉，爬上任何一座与旧金山遥遥相望的山峰或者山口，一幅最为壮丽动人的加州全景画卷就会展现在你的眼前。脚下是沐浴着金色阳光的中央山谷，谷底宽阔平坦，百花盛开，湖床一般的沃土向南北延伸，直至天际。山谷东部边缘上耸立着几英里高的内华达山脉，它气势磅礴，横卧在山谷边缘上，犹如晴空中一块光滑、平静的积云，它的色彩是那么壮丽辉煌、灿烂夺目，似乎不是披上了一层金光，而是本身就是由光组成的，就像某个天国之城的城墙。山脉从上而下覆盖着银白色的积雪，积雪带下面是蓝色和深紫色地带，标志出森林的边际，沿着山脉的底部，又有一些带玫瑰紫和黄色的地域，那里是矿工们的采金场和山脚花园。这些彩带和谐地交织在一起，形成了一道美如彩虹、坚如磐石、光芒四射的屏障。

在春光明媚的四月，我第一次从帕切利山口顶峰欣赏到这壮观的景色。几乎无人涉足或开垦过的中央山谷还是一片毛茸茸储量丰富的金矿层，山体的彩墙光辉夺目。那时我觉得，这一片山脉不该叫做内华达山脉或是雪岭，而应叫做“光之山脉”。在内华达山脉之中生活了十年之后，我依然为它的壮丽而欢欣、惊叹。我沐浴在华光之中，在雪峰之巅欣赏清晨的日出，午时的树林、岩石和积雪的光芒，高山辉映的红晕，还有那无数飞流直下的瀑布，喷溅出彩虹四射的水花。对我来说，这“光之山脉”依然是我所见过的最美最神圣的山脉。

内华达山脉长约五百英里，宽七十英里，海拔高度从七千到

一万五千英尺不等。一般看不出任何人类的痕迹，没有任何它所拥有的丰富的生命迹象以及蚀刻的壮丽；没有森林茂密的山脊和高出的群山来炫耀其富足；也没有深谷、巨湖或河流之类，或任何鲜明的特征，但它赫然入目，形成独特的画面。似乎轮廓清晰、高耸入云的顶峰也相对较为平坦、毫无特色。尽管如此，山峰的阴影中仍然有冰川在持续作用，下面是数以千计的小湖熠熠生辉，草地繁花盛开。整个山脉中分布着一条条犁沟般的峡谷，深达两千至五千英尺，它们曾是巨大的冰川的通道，现在则流淌着欢唱的、一群群美丽的河流。

这些著名的峡谷虽然深度惊人，却不是阴冷潮湿、昏暗无光、怪石嶙峋而又难以抵达的地方。由于古老冰川的蚀刻作用，到处都有粗糙的小径，所以依然为登山运动员们提供了首选路线。这些小径从肥沃低地通往冰冷高山源泉，一路上充满了迷人的生机和光彩，到处是各种各样新奇迷人的景致，是全世界山脉中能见到的最迷人的风光。

在许多地方，尤其是在山脉西侧的中间地段，主峡谷渐渐形成开阔的谷地：美丽的树林、草场和鲜花盛开的灌木丛犹如人工建造的园林。两侧高耸、绵延的谷壁形状和结构变化万千，无数狭窄的平台和阶梯上长满了各种蕨类植物、开花植物、橡树和冬青。欢快的溪流使景色更加生动而充满活力，它们从阳光普照下的悬崖上飞流直下，溅起白色的水花，汇入峡谷中静静流淌的闪着银光的美丽河流。

这些约塞米蒂式的园林的谷壁是由巨大如山的岩石构成的，又部分地被小峡谷和侧谷隔开，岩壁正面非常陡峭，从一个水平面上紧密地叠在一起，以至于整体上看，这些岩石围起的谷地就像顶部被阳光照亮的大礼堂或寺庙一样。每一块岩石似乎都散发着生命的光辉，有的泰然自若地向后倾斜，有的垂直或几乎垂直地耸立着，几千英尺高的峭壁顶端，若有所思地超出周围的同伴，迎接着风雪与晴和。它们看起来似乎明察秋毫，却又对周围发生的一切无动于衷，透露出可怕的庄严与永恒，同时也展示出最脆弱、最短暂的美丽。它们坐落在松林和翠绿的草地上，山顶耸入云端，沐浴在阳光和流水之中，年复一年，崖顶白云缥缈，雪崩奔腾，山风凛冽，仿佛大自然把它的瑰宝精心聚集在这些山的大厦中，把热爱它的人吸引到怀中，与其最信任最密切地交流。

在峡谷最深处的地带生长着最庄严的森林，有针叶树之王美洲杉、高贵的糖松和黄松、道格拉斯云杉、雪松和银杉。每一棵都是一个巨人，聚集在一起，形成一片森林，无论是树种的数量，树的体积和形态都超越了世界上的其它松林。和谐的风声轻轻吹过庞大的树冠，悦耳的鸟鸣声、潺潺的流水声随处可见。树下是绵延数英里的芳香的美洲茶、熊果树和百合花园，草地和湿润的蕨类植物繁生的幽谷长满各种色彩与芳香的植物，变化无尽，引人赞赏。这些高贵的树木在整个山脊和山谷连绵不断，形成一个连续的林带，只是大约每隔十五到二十英里就被陡峭如壁

的山谷稍稍隔断。强壮的棕熊在这里怡然自得地散步，它们的颜色与其觅食的森林里的棕色树干异常和谐。鹿和一大群的小动物也生活在这里，在美洲茶树丛中觅食、休息。从巨树带再往上，一直到林木线的上端，树木生长得越来越矮，到了海拔一万到一万两千英尺暴风雪频发的山坡上，在暴风和大雪的重压下，矮松被挤压成纵横交错的扁平树丛，又矮又硬，我们可以在上面轻松地行走。在主要的林木带以下，由于霜冻、林火和极度干旱，生长受限的树木也同样越来越小。

沿着山脉底部，整个玫瑰紫色的地带几乎都是加州著名的产金地。这里就是世界各地的淘金者洪流般疯狂涌来寻找财富的地方。每一处河岸、沟壑与溪谷都留下了他们的足迹，每一粒沙砾和巨石覆盖的河床都被反复地筛过。现在，曾经被以疯狂的热情挥舞过的锄头和铁铲已经被搁置一旁，只有石英矿还在被尽其可能地开采。大体上，这个地区由低洼崎岖的褐色山丘组成，不时点缀着粗糙的灌木和树林，有大块儿突出的板岩，因长满苔藓而呈现出灰色和红色。有些小块儿的板岩从干燥的绿草地倾斜伸出，看上去就像荒芜墓地里古老的墓碑。早春时节，从二月到四月，整个丘陵地带就成了蜜蜂和鲜花的天堂。凉爽的春雨自由地洒落，鸟儿欢快地忙着筑巢，阳光温和宜人，但是到了五月底，土壤、植物和天空就仿佛被放在烤箱里炙烤着一样。大部分植物都化为了尘土，地面上的裂隙随处可见，干渴的旅行者在灼人的烈日下，用热切而向往的目光凝望着远方像朦胧的云雾一样隐现

的雪峰。

这里的树有三四十英尺高，大部分是蓝橡树和灰松，长着稀疏的浅绿色针叶，树与树之间相隔很远，所以树荫很小。蜥蜴在岩石上悄悄爬过，它们的体质能抵御任何的干旱。成群的蚂蚁排着长长的队列，不辞劳苦地搜寻着食物，它们微弱的生命火花似乎随着升高的气温而日益旺盛。乌鸦、渡鸦和喜鹊成了患难之交，聚集在树荫最好的树下，垂着翅膀喘息，张大嘴巴，中午时分，它们极少发出声音。一天中最热的时候，鹌鹑也在河道中温热的池塘里寻找阴凉。兔子匆匆地在美洲茶树丛中穿梭，偶尔会见到长耳野兔优雅从容地穿过林中较为宽广的空地。这里的夏夜静谧而没有露水，虽然骄阳晒干了许多植物，让较大型的动物无法栖身，但是各种各样的声音却昭示着无数生命的存在。雨蛙在日落后唱着愉快而平静的歌；郊狼，荒野中这种遭人鄙视的小狗，勇猛而强悍，看着像一捆捆干草，却会齐声号叫几个小时。这一地带的大部分采矿小镇都是一片死寂，间或有几个尚有生机，一般周围有一些小块的耕地，橘园和桃园中有攀满玫瑰的棚屋，方便灌溉的肥沃平地上芳香的干草地。但是这些小镇都相隔甚远，放眼望去几乎看不到它们的影子。

每到冬天，雄伟的内华达山脉的高端部分和中央林带都盖上了厚厚的白雪，甚至山脚下有时也一片银白。那时，整个山脉看起来就像一面由最纯的大理石构成的巨大倾斜的墙，原本粗糙的地方也变得平滑起来，白雪轻轻地掩盖了一年中死亡或腐烂的残

骸，地面似乎和天空一样洁净。尽管白雪从云端降下时静默无声，可一旦落在岩石、树木和草地上，这温柔的雪很快就会发出自己的声音！积雪雷一样轰鸣着从高处滑下，聚集成雪崩，当它们从山坡上滑过，会形成一排排长长的丝绸般的飘带，和盘旋的晶莹的烟尘，真是一幅辉煌景象。

山脉的北半边几乎都覆盖着一层层的火山岩，零星地分布着火山和火山口，有些是新近形成的，相当完整，有些已经处于不同程度的风化状态。山脉的南半边从上到下几乎都是由花岗岩组成，山脉中部的许多山顶上都覆盖着变质的板岩，比如约塞米蒂谷东边的达纳山和吉布斯山。接近山脉最南端的惠特尼山是最高峰，它头盔状的顶峰高约一万四千七百英尺。沙斯塔峰，位于山脉南段的巨大锥形火山，高达一万四千四百四十英尺，构成周边数百英里地区的雄伟地标。石灰岩构成的山脉北端残留着大量的火山岩，侧面有相当多的老火山，尤其是沿东部山脉的底部，接近莫诺湖及其以南地区。但是，整个山脉只有北面是从山脚到山顶全部覆盖着火山岩。

从惠特尼山顶峰只能看见花岗岩。远远望去，无数山峰仅略低于惠特尼山历经风雪的峭壁，像森林一样成群结队地耸立着，被深邃而险峻的峡谷隔离开来。

从沙斯塔山上望去，广阔视野中到处显示出老火山活动的典型特征。远在北方的俄勒冈州，皮特山及三姊妹山——已冷却的火山屹立于黛青色的常绿林中。向南，无数较小的火山坑和火山

锥分布在山脉中轴线及其两侧，其中约一万一千英尺高的拉森地堦是最高的，它绵延数英里的两侧布满了雾气腾腾、冒着气泡的温泉，其中一些狂暴不安、富含硫磺，似乎马上就要变成黄石公园那里那样的间歇泉。

内华达山区的火山灰锥标志着它最近的火山喷发活动。它是一座七百英尺高的平顶的锥形山，覆盖着灰色的火山渣和火山灰，山顶上还有一个规则的、未变形的火山坑，坑里生长着一些矮小的二叶松。这表明火山锥的年龄不超过八十岁。它位于两湖之间，它们不久前还是一个湖。在火山锥形成以前，大量滚烫的泡沫状岩浆涌入湖泊，将其一分为二。随后，炙热的岩浆溢出湖岸，流入松林，一路摧毁了所有树木，现在仍然可以看到残枝在凝固的岩浆中形成猪鼻状突起，露出烧焦的末端。后来，可能从同一个火山口喷出的火山灰和火山岩渣，除了形成了火山渣锥之外，还像大雨一样向方圆几英里的树林里散落了六英寸到几英尺厚的火山灰。

最后一次火山喷发的历史保留在了皮特河的印第安人传说中。其中说到那个可怕的黑暗时刻，当时天空被致命的灰烬和烟雾遮得一片漆黑，等到太阳终于出现时，红得像血一样。

大量形成年代较近的火山坑把附近地区变得凸凹不平；其中一些火山坑已经变成了湖泊，另一些长满了茂盛的树林和鲜花，大自然赋予这些古老的火山灰以真正的美景。在沙斯塔山西北坡，有一座比主峰低三千英尺的次级火山锥，它的活跃期是在覆

盖山顶的冰盖被冲破之后，因为它的火山坑相对完整，从中喷射出的岩浆也没有被冰川侵蚀。主峰直径约一英里半，被破碎的山峰和山脊包围着，我们试图寻找旧火山坑的轮廓，却没有找到。

这些破碎的岩石和深深的冰川深沟在山体两侧形成皱褶，表明山脉因冰川的侵蚀而变低了，尽管我们无法确切了解其程度。绝顶之下，参差不齐的裂隙里散发出富含硫磺的灼热气体和水蒸气，还混杂着融雪的水花，这是塑造高山的伟力留给我们的最后的微弱痕迹。沙斯塔山并非产生于一次巨大的地质激变。顶峰的悬崖和山侧被冰川侵蚀过的部分清晰地展露出火山的内部结构，表明在多次的明显的喷发之间有相当长的静止时期，期间冷却的岩浆停止了流动，成为正在成长中的山体的固定部分。随着火山时缓时急的交替喷发，古老的火山甚至超过了它现在的雄伟高度。

站在最宏伟的内华达火山冰冷的山顶上，我们几乎忍不住惴惴不安地预想它的下一次喷发。多年来，这座火山一直很稳定，我们已经很有信心地山腰上安了家，开辟了花园和葡萄园。但是，它可能会突然猛烈地活动起来，喷发出势不可挡的大火来。众所周知，两次火山喷发间隔的平静期会有一千多年，剧烈的喷发与冰冷的平静不断交替，就像喷出融化的岩石而不是水的巨大的间歇泉，它平静时，我们没有确切的办法知道它是寂灭，还是仅仅处于休眠之中。

现在，人们正沿着西部山麓研究一系列特征明显的沉积岩，